

杜维明：精神人文主义——己、群、地、天（上）

原创：杜维明 精神人文主义 Spiritual Humanism 2018-08-19 阅读量：2442

本推文根据杜维明先生在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王阳明讲座上的发言大纲整理而成，原文中没有各节标题，为编者整理添加。此外，根据篇幅，本文略有改动。




演讲人：杜维明 先生

主持人：陈来 先生

时间：2018年8月18日 18:00-20:00


地点：中国国家会议中心



杜维明 教授

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中国组委会学术委员会主席
 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
 美国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国际哲学院院士、副主席
 台湾“中研院”院士

学术领域：
 文化中国、启蒙反思、文明对话、商业伦理



精神人文主义SpiritualHumanism

杜维明先生简介



陈来 教授

现任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学术领域：中国哲学史

重要研究方向：
 儒家哲学、宋元明清理学、现代儒家哲学



精神人文主义SpiritualHumanism

陈来先生简介

导论：孔子提供了一种全面而完整的学以成人的方式。儒家哲学以此时此地具体的、生活着的人为出发点。儒家最基本的信条之一是，学以成人就是学会做一个“个人”。成为一个“个人”需要一个动态的转化过程。作为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尽管成长看似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需要通过学习才能成为“个人”。我们通过学习来熟悉自己的身体；饮食、起居、进退、言语的每一个动作都需要不断的学习。严格来说，并不是我们拥有自己的身体，而是我们成为了我们的身体。身体不是预先给定的。身体是一种成就，是一种惊人的成就。身体的各个方面，包括物质、生理、情感、心理、心智、智力和精神，从整体上定义了我们是活的具体性。

体知的儒学与“先立乎其大”

儒家代表的既不是个人主义也不是集体主义，而是一种“人格主义”(personalism)，这是狄百瑞的观点，参见《个人主义与人格》，见《亚洲价值和人权：一个儒家会通的观点》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具体的活着的人，因为我们遇到了很多这样的人，从至亲到点头之交。但是，“此时此地”是指我们必须承认的空间和时间的现实，因为它不是一种想象的可能性，而是一种现成。我们如何在此时此地对待一个具体的、活着的人？这等于是我们意识到自己存在的方式。当然，我可以想象，此时此地的具体的、活着的

人是别人，但更大的可能性是，我认识到这就是我自己。其他人可能偶尔会意识到我的存在，但只有我一个人能够出于我自己的选择，一直意识到我此时此地的存在。我们说儒家哲学以此时此地具体的、活着的人为出发点，是为了强调自我意识的重要性。但是，如果你认为孔子真正关心的是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从而才能对社会有用（的确，社会和谐取决于我们每个人学以成为什么样的“个人”。真正的人是学以成为社会所需且不可或缺的人），那么我们可能会对儒家的理念有一个截然不同的理解，即人是关系型的、具象型的、情境型的，人是基于社会分工的各尽其分。通过学习，我们承担了不同的社会角色。如果我们充分、有效和熟练地发挥我们作为不同角色的作用，我们都将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提高社会福祉。在这种观点下，此时此地具体的、活着的人的想法若是聚焦于自我意识的中心性，就似乎过于自我中心了。它有陷入个人主义陷阱的倾向。一个人可能会变得孤立无援，与他人疏远，并局限于私人自我的领域中。若是像对《孟子》的误读一样，对儒家心性做出过度的心理学解读，可能就会偏离儒家更为稳健的对“人类繁荣”的论述。以牺牲社会参与为代价去追求内在自我是一个不幸的结果。按照这种思路，荀子坚持礼法约束的纪律是一种恰当的纠正。我不再赘述儒家传统中各种不同的修身思想。我选择遵循孟子的人禽之辨，是为了为自我意识的首要地位奠定坚实的基础。我完全承认荀子的“心”的概念有着丰富的资源，而他在《劝学》中表达的观点，与孟子有诸多相似。荀子的人性论，表面上与孟子的“道德感是与生俱来的”（人性本善）宏大视野相矛盾，但两者有许多共同点。孟子、荀子对人性的可完善性、学习的转化力、修身的功效、圣人的传统、以礼而达善政都有信心。他们都认为，人从来不是静止的结构，而是动态的、创造性的成长过程。那么，为什么要坚持以自我意识为出发点呢？我们当然可以想出一个整体一致的观点，主张先人后己。因为我们意识到了别人，我们才意识到自己。不承认别人的存在，我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存在。可以想见，我与他人的关系先于我的自我意识。儒家传统中有许多例子可以用来支持这一观点。孝的价值，即孩子对父母的义务，是仁的核心，这正是因为父母对孩子的爱是自然的。通过学会承认自己受惠于他人，我们学会了互惠的价值。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我们应该培养顾及他人的思想和行动，来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我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忽然发现为时已晚。我们不可能把这个中心想象成与它的关系完全隔绝。这个中心是一个具体活着的人，关系为其赋予颜色、声音、视觉和质感。一个人活着的具体性，必然是独一无二的，它涉及种族、性别、语言、年龄、籍贯、社会阶层和信仰，更不用说个性特征了。每一个性质都象征着一个广泛的、包含成千上万人的社会网络。基于情境的不同，每一个对于我来说都有不同程度的意义。自我意识并不意味着，当我们在所属的关系中发展演化时，要察觉到自身的诸多独特性。相反，它使我们能够保持自己的中心，而不陷入完全解体 and 分裂的混乱。它给我们一种方向感，一个定位点。它是帮助我们在困境中航行的指南针。这可能就是孔子要求我们“为己之学”的原因。

学习通常是指获得知识或内化技能。知识和技能可以理解为“为己之学”，但孔子的想法却大不相同。他所提出的是：通过成为我们身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来改变我们的那种知识和技能。为了方便起见，我想把“为己之学”定义为“体知性学习”。让我们以学习技能为例来说明。如果我们学会演奏一种乐器，比如小提琴，我们需要投入大量的

时间来熟悉弓法和指法，这样我们就能产生比较悦耳的声音。如果我们有才华，完全投身于成为一名音乐家的艰巨任务，那么我们将把我们的一生奉献给它。如果我们成为一名演奏家，小提琴可以说是我们身体的延伸。我们不再把小提琴当作乐器，而是通过它来表达我们的艺术情感。总之，我们已经体知了小提琴的知识。这当然是一个特例，只有少数伟大的音乐家能做到。但是，让我们想象一下，我们要学会演奏的乐器不是小提琴，而是我们自己，或者说，我们要全面理解自己的身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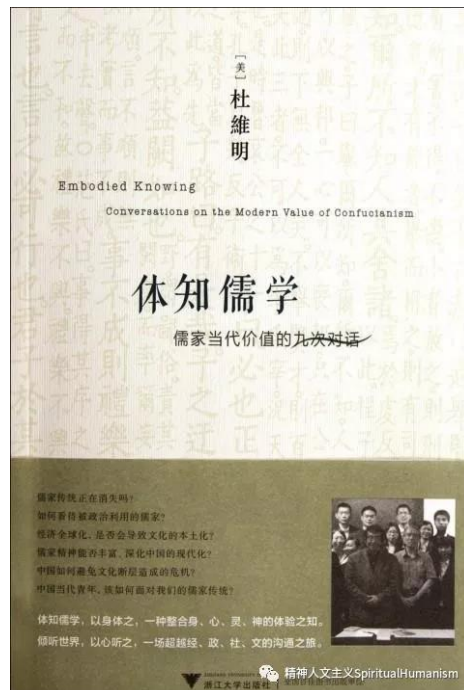
“为己之学”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关乎我们的整个生命。我们要问的问题，不仅仅是我想从事什么职业，我想成为怎样的成功人士，我打算如何实现我的抱负，什么样的社会角色会最令人满意，或者我怎样才能富有和出名。相反，鉴于我现在是一个此时此地具体的、活着的人，那么问题就应当是：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此理解的自我意识确实涉及知识和技能，但它主要是根植于我们对人性的原初意识的一种转化行为。人类的独特性在这一层次上以其原初的形式展现出来，它光彩而温暖。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大体”。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一个著名的故事：

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

它可能给人的印象是，我们会震惊地意识到，我们都被赋予了恻隐之心（同情、移情和怜悯）。但它真正意指的是：恻隐之心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如果我们感觉不到它，我们就不再是人了。**学以为己是一种品格的培养。**它完全符合我们的职业抱负、追求卓越、努力改善自己的命运、为社会和谐做出贡献的意愿，以及被认可和过上舒适生活的愿望。然而，它涉及我们生存的一个更基本的方面——生命的意义。自我作为人际关系中心的观念中隐含着主体性。至关重要的是，我们不要把中心归约到关系上。一个具体的、活着的人是由多维复杂的关系构成的。但把它们放在一起，也不能完全构成人。我们还应该考虑到所有的原始联系（种族、性别、语言、年龄等等）。而它们也不能建立自我的中心。它们都是相关和重要的。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是约束因素和促成因素。它们都是促成性的制约因素。这需要我们解释一下。

制约因素同时也是促成因素。儒家人文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认识到我们都注定是一个个特定的人。我们所有的原初联系都是有意义的。我们也许可以下决心改变其中的一些关系，比如性别和语言，但总的来说，它们是被决定了的。在许多伟大的宗教传统中，这种生活的现实充其量被认为是限制性的。它们限制了我们的选择和行动自由。我们希望改变它们，甚至是摆脱它们。至少我们接到了这样的指令，要把自己从这些限制中解放出来。有些指令是在相对意义上执行的。在基督教传统中，真正的信仰团契应该优先于亲情纽带。其他的传统也有很大的限制性。佛教僧侣经常被要求断绝一切家庭关系。儒家的选择大不相同。我们都注定要成为一个特定的人，这一事实应该得到接受，得到充分承认。这也许不是一种福分，但它需要积极的认可甚至庆幸。我们感知到的约束同时也是自我实现的凭借或工具。因此，它们不仅是制约因素，也是促成因素。事实上，正是这些促成性的限制使我们成为具体的、活着的人。儒家的修身正是通过个人努力，将制约因素实质性地转化为促成因素。我发表过几篇文章，探讨自我修养作为一种认识方式的认识论、伦理观、美学和宗教含义。我创造

了一个中文术语来表达这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广泛使用但很少被分析的想法：**体知 (embodied knowledge)**



《体知儒学：儒家当代价值的九次对话》

它既不是认识某个对象，也不是学会如何去做，而是第三种知道，而这种知道必定是一种转化行为。用比喻来说，从全面和整体的角度来说，知识不仅涉及大脑和心智，也涉及身体。身体锻炼、心智认知功能和心灵情感反应都是必需的。在体育运动中，孔子举了射箭为例。如果我们射偏了靶心，我们此时此地就需要调整自己的身体位置和精神状态。要学习射箭艺术，我们的临场感是先决条件。

先立乎其大 自我意识是孔子赞许的学习方式的关键。通过自我反思、自我反省、自我批评、自我告诫和自我鼓励，我们把自己确立为人际关系的中心。这种与私人自我截然相反的自我，是开放的、充满活力的、有创造力的和转化中的。它永远向外界开放，与人动态互动，创造性地参赞万物，并通过内在的转化来改变周围的世界。

正如孟子“大体”所言：“万物皆备于我。”这不是一种想象的可能性，而是一种可以实现的状态。我们可以扩展我们的生命能量（气），让它充盈于天地之间。这可能涉及具体的身体训练，比如呼吸技巧。但孟子坦言，他可以通过道德和精神锻炼来做到。这不是一个比喻，而是一个被经验到的现实。这让我们想起了 12 世纪的儒家学者陆象山，他说自己是通过读《孟子》获得了儒家学问的真正精髓。孟子传达的信息正是人之所以伟大的思想。这一思想在陆象山那里体现得如此之深刻，他甚至不能把它视为一个有待论证的假设来看待。它乃是从人的内部彰显出来。而且，正如他所相信的那样，对于此时此地的每一个具体的、活着的人来说，这应该是不言而喻的。这件轶事也需要我们解释一下。陆象山在被问到做人的问题时，经常提到孟子的教导：“先立乎其大”。他经常重复这句话，于是批评者质疑陆夫子“先立乎其大之外，别无伎俩。”陆象山直截了当地回答说，没有比先立乎其大更重要的信息了。陆象山以他对孟子思

想的执着而闻名。他明确表示，他对《孟子》的体验式理解，除了阅读《孟子》之外，没有其他来源。他是自己获得的理解。对他来说，读《孟子》并不是要读一篇古代文本，通过解读来理解孟子所说的文字含义，而是与孟子面对面的一次活生生的相遇，是孟子亲自直接对他说了这些话。这种话语听起来像是宗教命令，不需要讨论、辩论或验证。



陆九渊（1139—1193），字子静，南宋著名哲学家，宋明儒学代表人物

“先立乎其大”是每个人都可能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伟大之处。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建立它。除了我们自己的主动意愿之外，没有其他条件。任何外在的力量，无论是政治的、社会的还是文化的，都不能阻止我们立乎其大。我们也不能依靠别人来立乎其大。这种断言的基础是：不仅整个人类是伟大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伟大的。对每一个具体的、活着的人来说，首要的任务是立起已经内在于我们的事物。换句话说，学以成人就是通过自己“先立乎其大”来实现自己的伟大。从表面上看来，这种命令不是一种事实陈述或建议，而是一种鼓励。但严格来说，象山跟孟子的意思，并不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而是一个关于人的事实。

何以成人与存有之连续

象山倡导的儒家传统被誉为心学（心灵之学）。这个学派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以心灵为中心。它也经常被理解为心智。心（心灵和心智）既是认知的，也是情感的。它能感受、意愿、觉察和认知。心的感受、意愿、觉察和认知能力为“大体”提供了基础。自我实现的首要任务是要意识到建立大体的心灵活动，强调人之为人的独特性。那么第一步就是唤醒心灵，让它对我们周围的世界敏感。外界刺激所能激起的感情，只是心灵的敏感性的表面表现。象山心学就是要接触到大体原始心灵（本心）。严格地说，本心定义了到底什么是人性。人性又通过本心的生机和活力来表达自身。这不仅仅是一种想法，也是一种活动。它的感受、意志、觉察和认知与不断扩大的关系网络联系在一起。它是关联性的，它的连通性的潜力是无限的，但是它总存在一个核心，无论网络有多广泛，这个中心都不能仅仅归约为联系。作为仁核心的本心是进化过程

的顶点。它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构，而是一种不断生成的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不应该被认为是“现成的”（being），而应该是“生成的”（becoming）。“生成着”的人类在永无止境地进化着。这兼具宇宙论和人类学的意义。

存有的连续性 这种推理隐含着本体论的“存有的连续性”。在这种本体论中，人与所有存在方式——矿物、植物和动物——相关。如果我们深入探究以寻找某种联系，我们就是一个连续体的一部分。然而，人的独特性在本质上不同于所有其他存在方式。人之所以为人的决定性特质，不能被化约为已经成为人类生存境况的组成部分的任何属性。这种带有演化论色彩的观点在中国哲学中得到广泛认同。《荀子》中有一个明显的例子：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道德），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这种人的观念是根源性和起源性的结合。人类的独特性是基于一个悖论。人也是使水、火、草木和动物产生的同一过程的组成部分。然而，作为一种起源的属性，人是独一无二的；它不能被化约成它的组成部分。生命和意识当然也是如此。要充分对其进行理解，我们不能通过将这种起源性的特质化约为衍生力量，虽然正是起源性力量使其成为可能。这并不是否认，在结构上，它总是与构成其存在形式的所有因素交织在一起。在进化过程中，可以说，什么都没有失去。最终使人类出现的积累、渐进过程，是整体的、动态的和持续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存有的连续性”并不意味着一个线性的过程，而是一个加速协调、合作和复杂化的过程。在某些微妙的方面，它与某些版本的创世论并不是不相容。存在于进化过程的各个层次的生命能量（气）既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精神和物质二分法在这里不适用。言下之意，灵性是蕴含于生命世界的。它并不仅仅是与超越相关，更不用说绝对的超越。然而，它涉及一个超越的维度。世俗与神圣的鲜明对比并不存在。赫伯特·芬格莱特对孔子的描述“即凡而圣”是有启发性的，但这种二分法确实有问题，所有排他性的二分法，如身与心、精神与物质、肉体与灵魂，都与儒家的整体思维格格不入。我们可以以阴阳为例。它们是不同的，冲突的，有时充满张力，但在原则和实践上，它们是互补的。更重要的是，它们是共存和相互渗透的。没有阴就没有阳，没有阳就没有阴。阳的阴中总有阳。以此类推。这使儒家在矛盾中看到一致性，在体验这个世界的时候，将其视为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

生命（生）象征着一个完全不同的协调、合作和复杂化阶段的出现。在现代生物学术语中，它反映在适应性组织结构、新陈代谢能力、维持体内平衡能力、生长能力、繁殖能力和对环境的反应能力上。我们可以认为，在死的物质和生命之间存在着非连续性，甚至是断裂性。通过微妙的观察，我们可以发现，从生机的角度来看，“死的物质”的概念本身是不恰当的。因此，这种对“存有的连续性”的挑战被克服了，至少被降低了。以石头为例，对儒家或一般中国人来说，一块玉不一定没有生命。这个比喻并没有否定生死之间的根本区别，但是如果拒绝把所有无生命的东西都简单地称为“死的物质”，那就具有深远的意义。我想起几十年前起草《地球宪章》时激烈的辩论，当时科学界的代表最终被许多土著传统的长老说服，把这句话载入神圣的文件之中：“地球是活着的！”换句话说，即使是所谓的“死的物质”，也不仅仅是没有灵性的物质性。

知（意识和感情）的问题更耐人寻味。 动物是有感情的，这基本是一个共识。动物是否有意识仍然是有争议的。一些动物爱好者认为动物（特别是狗和马）有意识。一些兽医坚持认为它们也有“自我意识”。荀子用“义”来区分人类和其它动物。他强调心智的认知功能，特别是分析和区别的能力，认为这是建立稳定社会组织的基础。在这次讲座中，我要遵循的是孟子的探究进路。他明确表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例如，像动物一样，对“食色”（生存和繁殖）的渴望，不可避免地是人性的一部分。人的独特性在于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层面。他不希望我们忘记，人也是动物。他的策略是在“几希”的基础上进行论述。我们可以说，“几希”意味着人是一种能够有特殊的自我意识的动物。尽管“食色”是我们身体存在的先决条件（“小体”），但自我意识使我们能够实现人类的全部潜能（“大体”）。从“存有的连续性”的角度来看，生命和意识的出现预示着人类到来的轨迹。可以想象，人类不仅与人类世界相连，也与动物界的所有成员、生命世界、地球，乃至超越性的宇宙相连。这种联系使人类能够发展出一种整体论的观点。

自我理解与自我实现 宇宙中没有任何东西与心灵的感觉能力完全无关。一颗遥远的星星和一片草叶，都不在心灵的感受范围之外，更不用说人类的事务了。在原则上和在实践中，心灵对一切事物的反应能力是无限的。孟子断言“万物皆备于我”，这不是凭空想象的结果，而是我们立即能认识到的事情。程颢（1032-1085）和后来的王阳明（1472-1529）都按照孟子的精神，认为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体的。他们坚持“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是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可以实现的人的能力。王阳明试图通过一系列例子来证明这种能力。面对即将掉进井里的孩子，被屠杀前因恐惧而颤抖的动物，被砍伐的树木，被掠夺的高山，都会做出反应，这些事情在唤起我们的反应时，可能会有不同的情绪强度，但它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我们。我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与家庭、社群、自然和宇宙联系在一起。言下之意，他认为，要充分实现“仁”，不仅要克服利己主义、裙带主义、地方主义、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还要克服人类中心主义。封闭的特殊主义与抽象的普遍主义。这种从具体到普遍的转变，既排斥封闭的特殊主义，也排斥抽象的普遍主义。这是在个人植根性和公共精神之间做出的平衡。这种平衡的真正可能性取决于它们的相互理解和潜在的互补性。个人的并不是私人的。虽然我通常选择不透露自己的私人想法，但我经常觉得我不得不分享自己珍视的价值观。我植根于我的原始纽带——种族、性别、语言、籍贯、地位、年龄和信仰，但我毫不费力地认识到，它们是语境化和历史化的，以至于它们代表了一种独特的结构，具体地定义了我自己的独特性。然而，我的自我理解要求我在更广泛的种族、性别、语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宗教背景下理解自己。这让我知道还有其他的独特性，它们也是同样的复杂。我知道，我永远无法完全理解我定义自身的独特性，但我确信，我有权利和责任去尝试这样做。以此类推，我意识到有无数独特性，像我一样，都在同一种境遇之下。这是与所有精神传统都息息相关的人类状况。

简而言之，儒家的道路是：我还没有达到我应该成为的样子，但我意识到，我必须通过自己现有的结构和功能，来达到自我实现的最高标准。《大学》的逻辑可以表述为以我自身为出发点：“自天子以至于庶民，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具体来说，修身

就是要超越封闭的自我中心，走向共同善。我们甚至可以说：我是私，我的家庭是公；家庭是私，社群是公；社群是私，国家是公；国家是私，地球村是公；地球村是私，宇宙是公。只有通过修身才能实现公共精神。这种从根深蒂固的私人自我到公共的关系性自我的转变，是对所有人开放的。人类的伟大之处在于人类心灵有体现整个宇宙的无限能力。这种体现是通过对话沟通达到的。

原创声明：本文未经授权禁止任何形式的转载！

腾讯 <https://mp.weixin.qq.com/s/8y0KX0VAiMJW5ST5qdQ6Gw>